



外国文学名著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

# 乡村骑士



# 乡村骑士

[意大利] 乔万尼·维尔加  
吕同六 译

图里杜·马卡，努齐娅大娘的儿子，复员回家了。

每个礼拜天，他身穿步兵狙击手的制服，头戴一顶圆形赤红军帽，简直像托着金丝雀笼子的算命先生，神气活现地在村里的广场上踱来踱去。去教堂做弥撒的姑娘们，鼻子藏在头巾里，偷偷地瞧着他。调皮的孩子们，仿佛一群嗡嗡叫的苍蝇，围在他四周。他嘴上叼着一只烟斗，上面雕刻着一个骑马的意大利国王，简直像活的一样。他在裤子背后划火柴的时候，总要举起一条腿，仿佛要给人一脚似的。

唯有萝拉，庄稼人安杰洛的女儿，对眼前的这一切毫无反应。她既不去做弥撒，也不在阳台上露面，因为她已经跟利柯迪亚地方来的一个车主订了婚。这个车主叫阿尔菲奥，他的马厩里有四头从索尔蒂诺买来的漂亮骡子。起先，当图里杜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呵，真见鬼！他恨不得把那个利柯迪亚人揪出来，扒开他的肚皮，挖出他的心肝！然而，他并没有这样做。他只是到这位美人儿的窗子底下，把他所知道的那些轻蔑的歌儿，一支支地唱个不休，以发泄他的恼怒。

“难道努齐娅大娘家的图里杜没有别的事可以干了吗？”邻居们说，“怎么他整夜整夜地像只无家可归的麻雀那样唱呢？”

有一次，图里杜终于碰见了萝拉。那是在她朝拜受难圣母后回家的路上。然而，萝拉看见了他，脸上冷冰冰的毫无表情，仿佛没有她的事儿似的。

“看见你真是幸运啊！”图里杜对她说。

“噢，图里杜大哥，他们告诉我说，你月初就回来了。”

“他们告诉我的事可不止这一件呢！”他回答说，“你真要跟那个阿尔菲奥车主结婚吗？”

“是的，那是上帝的意思。”萝拉回答说，一面攥紧下巴底下头巾的两角。

“是上帝的意思让你这样随便决定的！你说得多么轻巧！让我从老远的地方回来，听这样的好消息，难道也是上帝的意思吗，萝拉姑娘？！”

可怜的小伙子竭力想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可是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。他摇摇晃晃地跟在姑娘的后面走着，赤红军帽的流苏在肩膀上前后跳动。姑娘看到他这副凄凉的神情，心里也确实感到难受，可是她不忍心用动听的话来哄骗他。

“图里杜大哥，你听着，”萝拉终于对他说，“请你让我赶上我的女伴们吧！假如她们看见我跟你在一块儿，村子里的人将会说些什么呢？……”

“你说得对，”图里杜回答说，“你现在已经是跟阿尔菲奥订了婚的人，他的马厩里有四匹骡子，不能让人家去说闲话。可是，我那可怜的老母亲，当年我出外当兵的时候，却不得不把我们家那头栗色的骡子，还有大路边的一小块葡萄园，统统卖掉了。现在，你再也不会想起当初我们常常在院子里窗底下见面，一起谈心的情形；在我们分离的时候，你送给我一块手绢，天晓得，我在它上面流了多少眼泪！我去的地方是这样遥远，那儿几乎谁也不知道我们家乡的名字。……好

吧，幸福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。现在，我们分手吧，萝拉姑娘！我们曾经那样亲密，可是一切都已烟消云散，我们的情意也就此了结了吧。”

萝拉姑娘跟那位车主结了婚。礼拜天，她端坐在阳台上，双手交叉，放在胸前，向人们炫耀丈夫送给她的粗大的金戒指。图里杜仍然在这条狭窄的小街上踱来踱去，嘴里叼着烟斗，双手插在衣兜里，显出一副漠然置之的神气，用眼睛瞟着过路的女孩子们。可是，一想到萝拉的丈夫竟然有这么多的金子，想到自己路过的时候，萝拉居然假装没有瞧见，小伙子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啮啃了似地痛苦。

“我非要在她的眼皮底下教训她一番不可，这个小贱人！”他嘟嘟囔囔地说。

阿尔菲奥家的对面，住着种植葡萄的柯拉大叔，人家说他富得像头猪。他家里还有一个待嫁的闺女，名叫桑塔。图里杜费了不少口舌，想了不少办法，终于得到柯拉大叔的雇用。于是，图里杜开始上他的家里去，并且向那女孩子甜言蜜语地献殷勤。

“为什么你不去对萝拉说些好听的话儿呢？”有一次桑塔姑娘问他。

“萝拉是一位夫人了！如今她嫁给了一个真正的大王！”

“不过，我是不配嫁给大王的。”

“你抵得上一百个萝拉。萝拉连给你拾鞋都不配，不配！我认识一个小伙子，只要你在场，他压根儿就不乐意瞧萝拉一眼，甚至连她的圣人也不愿意瞧一下。”

“当狐狸吃不到葡萄的时候，就……”

“它就说：‘你是多么美丽啊，我的小葡萄球！’”

“啊哟！图里杜大哥，别动手动脚的。”

“你害怕我吞了你吗？”

“我不怕你，也不怕你的圣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的母亲是利柯迪亚人，你们家有好斗的血统，不好惹的。啊，我多想用眼睛吞了你！”

“那你就用眼睛吞了我吧，这对我一点儿害处也没有。别瞎扯了，你还是替我把那块柴禾拣起来吧。”

“为了你，我会把整座房子举起来的，我会的。”

桑塔姑娘为了不让图里杜发现她的羞红的脸，顺手操起手边的一块木柴，朝他掷了过去，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打中。

“我们抓紧干吧！光顾闲扯，柴禾就来不及捆好了。”

“假如我有钱，我一定要娶一个像你这样的妻子，桑塔姑娘。”

“我不会像萝拉那样去嫁给一个大王；不过，当上帝给我挑选了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，我也有自己的嫁妆。”

“我们知道你家里挺有钱的，我们知道！”

“假如你知道，那就快点儿干活吧。爸爸快要回来了，我不愿意让他看见我在院子里。”

桑塔的父亲已经开始拉长了脸，一肚子不高兴。她却假装没有瞧见。步兵狙击手赤红军帽的流苏，已经搔动了她的心，整天在她的眼前跳动。当父亲把图里杜赶出门去的时候，女儿就为他打开了窗子，跟他整夜整夜地谈心，以致左邻右舍都把这件事作为闲谈的话题。

“我为了你快要发狂了，”图里杜说，“我吃不下饭，也睡

不好。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

“我真想成为维多利奥·埃马努埃勒<sup>①</sup>的儿子，那我就能够娶你了。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

“对着圣母起誓，我真想把你像面包那样一口吞下去！”

“瞧你说的。”

“哎，我对你说，这是真心话。”

“啊哟，我的妈呀！”

每天晚上，萝拉藏在一盆香草花的后面这么偷听着，脸上白一阵红一阵。一天，她终于叫住图里杜。

“图里杜大哥，这么说来，老朋友见面就再也不打招呼了吗？”

“唉！”图里杜叹了一口气说，“谁能够跟你谈上一句话，那就真是有福气了。”

“假如你真有心跟我谈谈，你是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。”萝拉回答说。

于是，图里杜就去萝拉那里谈谈；他去得那么勤，以致桑塔姑娘都发现了。他再来的时候，桑塔当着他的面，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子。当步兵狙击手在街上走的时候，邻居们互相会意地报以一笑，摇摇头。萝拉的丈夫正带着他的骡子在外奔忙，从一个集市赶到另一个集市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维多利奥·埃马努埃勒（1820—1878），意大利国王。

“礼拜天我想去做忏悔，昨天夜里我梦见了黑葡萄。”<sup>①</sup>萝拉说。

“别管它，让它去吧！”图里杜恳求她。

“不，复活节快到了，我的丈夫回来以后会问我为什么不去忏悔呢。”

萝拉在忏悔室里清洗她的罪孽的时候，桑塔姑娘正跪在忏悔室的门口，一面等着轮到她，一面喃喃地说：

“凭我的灵魂起誓，你这个贱人赎罪的地方决不是罗马！”

阿尔菲奥带着他的骡子，满载着钱财回来了，他还给妻子带来了礼物，一件过节穿的漂亮的新衣。

“你给老婆带来了礼物，做得真对！”桑塔对他说，“当你外出的时候，她给你的家门可增添了光彩。”

阿尔菲奥是一个歪戴帽子的车主，听到别人以这种口吻谈到他的妻子，顿时好像被刀子扎了似的，面孔刷地一下变了颜色。

“活见鬼！”他暴跳起来，吼叫着，“假如你看错了人的话，我决不会让你留着眼睛来哭的，对你是这样，对你家里人也是这样。”

“我是不喜欢哭的，”桑塔姑娘回答说，“即使我亲眼瞧见努齐娅大娘家的图里杜夜里走进你老婆的屋子，我也没有哭来着。”

“好！”阿尔菲奥回答说，“多谢你的关照。”

既然猫已经回来了，图里杜白天就不再到那条狭窄的小

---

<sup>①</sup> 按照意大利风俗，这是不吉利的兆头。

街去闲逛，只是跟朋友们在酒店里消遣解闷。复活节的前一夜，他们正围着餐桌吃一盆香肠，这时候阿尔菲奥走了进来。图里杜从他那杀气腾腾地直盯着自己的神气，马上明白了他的来意，于是把叉子放在盘子上。

“阿尔菲奥大哥，有什么吩咐吗？”他说。

“不敢，图里杜大哥，我有许多日子没有见到你了，有件事想跟你谈谈，至于什么事，你心里自然明白。”

图里杜起初把酒杯递给他，可是阿尔菲奥用手推开了。于是，图里杜站起来，对他说：

“听候你的吩咐，阿尔菲奥大哥。”

车主伸出双臂，搂住他的脖子。<sup>①</sup>

“老兄，明天早晨，假如你愿意到坎齐里亚的无花果树林来，我们把那件事谈谈，好吗？”

“天亮的时候，请你在大路上等我，我们一起去。”

说完，他们互相吻了吻，图里杜用牙齿咬了一下车主的耳朵，郑重地表示接受挑战，决不失约。

朋友们默默无语地放下手里的刀叉，离开酒店，陪伴图里杜回家。可怜的努齐娅大娘每天晚上总要等他到深夜。

“妈妈，”图里杜对她说，“你还记得，我当兵去的时候，你很悲伤，觉得我永远不会回来了，是吗？现在，你好好地吻吻我吧，就像当年你吻我那样。明天一早，我就要离开你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”

东方还没有发亮，图里杜就起来，拿出那把他当兵去的

---

① 按照当地的习俗，这是要求决斗的表示。

时候藏在干草堆下的摺刀，向坎齐里亚的无花果树林出发。

“啊，圣母玛利亚！你这样怒气冲冲，是要到哪儿去呀？”阿尔菲奥准备离开家里的时候，萝拉惊惶失措，呜咽着，低声地说。

“我要去的地方离这儿不远，”阿尔菲奥回答，“不过对你来说，自然巴不得我永远不再回来了。”

萝拉还穿着睡衣，就在床脚边祈祷起来，把贝尔纳迪诺神父从圣地给她带来的念珠紧紧压在嘴唇上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“福哉玛利亚”的经文。

图里杜跟他的对手朝着无花果树林走了一程；阿尔菲奥把帽子拉到眼睛上，默不作声。

“阿尔菲奥大哥，”图里杜开口说，“就像上帝那样真实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因此情愿让你杀死。可是，我上这里来以前，却看见我的老妈妈已经起来了，她借口照料小鸡，其实是要看我动身，她的心仿佛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她。所以，就像上帝那样真实，为了不让我的老妈妈悲伤地哭泣，我要像宰一条狗那样杀了你。”

“好吧！”阿尔菲奥一面回答，一面脱掉短上衣，“那我们两个人就狠狠地斗吧。”

他们两个都是善于格斗的好手。阿尔菲奥先刺将过来，图里杜急速闪过，不料胳膊却中了一刀。他随即狠狠回敬了一刀，刺个正着，中了对手的小腹部。

“啊，图里杜，你果真存心要杀死我吗！”

“是的，我已经明白地对你说了。现在，我看见我那照料小鸡的老妈妈，她仿佛一直在我的眼前。”

“那就睁大你的眼睛吧!”阿尔菲奥对他吼叫,“我正要给你点厉害瞧瞧。”

为了防御对手的进攻,阿尔菲奥弯曲着身子,用左手捂住痛楚的伤口,胳膊肘儿几乎触到了地面。突然,他飞快地从地上抓起一把土,向仇人的眼睛摔去。

“啊!”图里杜像瞎子一样睁不开眼睛,凄惨地叫道,“我完蛋了!”

他向后面拚命地跳了几步,企图逃命,可是阿尔菲奥已经扑上前来,朝着他的腹部猛刺了一刀,接着,又一刀刺进了他的喉咙口。

“这是第三刀!……回敬你给我的家门增添的光彩。现在,你的老母亲可以不用照料她的小鸡啦。”

图里杜用双手在空中胡乱摸索了几下,在无花果丛中踉踉跄跄地摇晃了几步,然后,像一块石头似的栽倒在地,鲜血从他的喉咙口沸腾般地涌出,泛着泡沫,他甚至来不及发出最后一声呼喊:“啊,我的妈妈!”